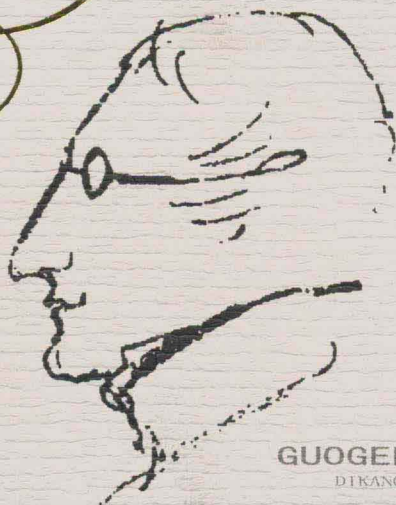


M. E. Gorky



GUOGE LI QUANJI

DIKANGKA JINJIAO YEHUA

果戈理全集

1

狄康卡近郊夜话

安徽文艺出版社

Ленин. VII.

Ленин. VII.

Ленин. VII.

Ленин. VII.



Ленин. VII.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т. I, гл. VII.
По слову авториф.

果戈理全集

周启超 主编



第一卷



狄康卡近郊夜话

白春仁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出版说明

果戈理(1809—1852)，俄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183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郊夜话》，以此蜚声文坛；1836年其五幕喜剧《钦差大臣》公演，轰动京城；184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死魂灵》，震撼了整个俄罗斯。果戈理的作品，拥有贴近生活、拷问灵魂、鞭挞鄙俗、弹劾腐败的战斗精神，拥有独特的“含泪的微笑”与幽默讽刺、魔幻怪诞的艺术魅力，拥有“着眼于平凡的生活而净化庸俗的性灵”的审美视野，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六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曾有过要对果戈理遗产予以系统开采的宏愿，然而却一直未能实现。为让我国读者能全面地感受果戈理在小说、戏剧、散文、理论批评诸领域的卓越风采，同时也为弥补域外优秀文学经典开采中这一旷日持久的缺憾，我社在果戈理诞辰一百九十周年之际，决定出版中文版《果戈理全集》。

这套《果戈理全集》共九卷，以苏联国家出版社《果戈理全集》(1986年版)为蓝本，吸收了近年来果戈理遗产发掘中的新发现和研究的新成果；每部作品均有精美的插图与精辟的题解穿插其间；力图以

厚重的文化品位构成其特色。

这套《果戈理全集》由我社策划，承蒙我国第一位俄语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启超先生担任主编，著名学者钱中文先生、陈桑先生、张羽先生出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等学府数位专治俄罗斯文学的教授专家担任汉译，在此谨致谢意。

本书疏漏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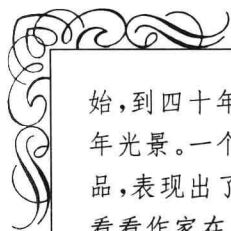


总序一

钱中文

俄罗斯民族是个善于思索的民族，思索个人、人民、民族、国家的命运。一些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可说是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精神特征，显得思想深沉，追求执著。但在他们的创作与他们的思想探索之间，又往往存在着一种不尽一致的地方。他们创作了不少无与伦比的艺术精品，而在思想的探索中，却弥漫着一种悲剧性的氛围。在历史的要求与人文精神之间，现实设置了无数难以超越的障碍，即使是一代宗师，也难免在自己的探索中，表现出那种特有的深刻迷误和令人同情的悲剧色彩，从而使无数读者为之扼腕。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就是这种不倦探索的艺术家，而果戈理大概算得上是他们的先行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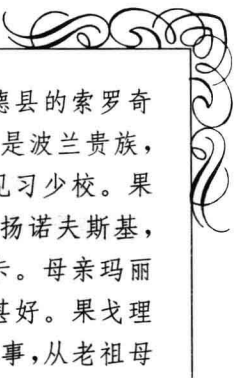
果戈理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创作《狄康卡近郊夜话》开



始，到四十年代初达到辉煌的顶点《死魂灵》的出现，不过十来年光景。一个人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奉献出了那么多的艺术珍品，表现出了那么强大的艺术伟力，称得上是幸福的了。但是，看看作家在发表《死魂灵》后的十年中所作的艺术的、社会宗教的思想的探索，简直是一种无尽的精神折磨与苦役，他感觉不到艺术成功的欢乐。真的，在俄罗斯，没有哪一位作家像果戈理那样，每当出版一部作品就要引起非议与争论，受到不同阵营的夹击，这种情况在后十年内尤甚。在这后十年里，果戈理在艺术上继续不断地追求完美，在社会、宗教思想方面力图提升自己，以求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但是十年辛苦不寻常，艺术上的种种努力，竟是付诸东流，《死魂灵》的第二部几次写作，都以焚稿的悲剧告终，代替艺术的成果，则是一部规劝人、训诫人的《与友人书简选》。于是重又引起的一场极端对立的争论，重重地磕击着作家迷茫的、疲惫不堪的心灵，致使他陷入了极度的精神痛苦之中。漂泊不定、常常寄居友人家里的果戈理，又是力排众议，又是多方表白。最后在自己营造的宗教自赎的氛围中，耗尽精力，生命有如流星般地陨落了。果戈理自称，《与友人书简选》是他自己最好的著作。现在也有人说：这是果戈理的最好的一本书，“没有它，果戈理的文艺创作似乎有如没有完成的大教堂”一般。此书是否如此好法，还可争论。但从作家方面来说，通过此书所提供的解释，进行重新评价，无疑更能体现出这位作家的整体性风貌。

果戈理的创作与俄国新文学的产生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1809年3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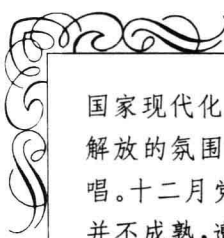
(俄历)出生于波尔塔瓦省(乌克兰)米尔戈罗德县的索罗奇镇,复姓果戈理-扬诺夫斯基。祖父自称自己祖先是波兰贵族,他进过基辅神学院,后在军队服务,退休时是个见习少校。果戈理父亲为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果戈理-扬诺夫斯基,他的田庄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作瓦西里耶夫卡。母亲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是个安逸的女性,与丈夫感情甚好。果戈理是在庄园里长大的,母亲常给他讲些宗教报应故事,从老祖母那里则常听到古老的哥萨克歌谣,常常跟随父母去教堂祈祷、诵经。庄园的四周是平川、山坡,春夏果木苍郁,绿树成荫。果戈理儿时教育不算很好,心头时有一种莫名的寂寞、忧郁感,有时还会出现幻觉。这种感觉后来形成了一种忧郁偏执的病态,在往后的生活中不时发作,甚至愈演愈烈。

果戈理父亲除了管理自己田庄,还帮助远房阔亲、朝里的一个权势人物特罗辛斯基料理田庄事务。他还会写写剧本,常去特罗辛斯基家演出。其时,果戈理除观看演出外,最大的乐趣就是躲在特罗辛斯基家的书房里阅读书刊。

1818年8月,果戈理与弟弟伊万进入波尔塔瓦的一所县立小学学习,次年弟弟病死,他也病了一场,愈感孤独。1821年秋,经过特罗辛斯基的斡旋,果戈理进了涅仁高等学堂学习,达官显贵的子女常常讥笑他相貌古怪,举止粗俗。1825年,果戈理父亲去世,他痛感失去依靠,更显得落落寡合,愈有身单影只之感。不过大约由于儿时在家里的耳濡目染,果戈理在学校里能够编写剧本,参加导演、演出,演技颇佳,而受到同学赏识。

1812年,俄国战胜了拿破仑的侵略,军官们从西欧带回来的不仅是震天的欢呼,而且还有要求废除封建农奴制、促使





国家现代化的自由思想。19世纪20年代的俄国，要求自由、解放的氛围不断形成。普希金高歌自由，他的诗作被人反复吟唱。十二月党人组织社团，举行起义，反抗暴政；但因起义条件并不成熟，遭到严厉镇压而归于失败，不过其主张与献身精神却广为传布。自由思想自然也进入了涅仁学堂，老师对自由思想的宣扬被当作政治案件而压了下去，但果戈理却由此深受自由思想的影响。

1828年，果戈理读完高等学堂课程，按其成绩可得一张十二等官职的任命证书，但由于他与学校的自由思想案有些牵连而只得了一纸十四等官职的资格证书。于是是年冬天，凑了一笔盘缠之后，在风雪弥漫中来到了他久已向往的彼得堡。

果戈理在后来撰写的《作者自白》中说到，他到彼得堡去，只是抱了一个为国供职的念头，至于具体想干什么，并不清楚。他写道：“我不能明确地说，作家的生涯就是我的生涯。在那些年代，我只知道当我思考我的未来时，从未有过将来当个作家的念头，虽然我总认为，我会成为一个名人，活动的广阔前景在等待着我，我定会为公众的事业做些什么。我甚至想，我会得到赏识，国家的公务会使我达到这一切。这种供职的热情在我青年时代是非常强烈的。”^①可是在彼得堡待了一段时间后，果戈理情绪大变，京城的生活对于一个毫无权势的小青年来说，真是举步维艰。他写信给家里说：“令人不堪忍受的苦恼和各种各样的痛苦，在我胸中沸腾。啊！多么可怕的境遇啊！我觉得就是注定要进地狱的罪人，也不至于这样

① 《果戈理全集》，俄文版，第8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第348页。下面引用本集，只注明卷、年份、页码。



备受折磨。”^①1829年自费出版的田园诗小册子，一出来就受到嘲弄，于是一气之下从书市全部收回，付之一炬。1830年，他从一个政府机构转到封地局当文书，但是收入菲薄，难以糊口。这时他突然想起可以利用乌克兰的民间传说与故事来写作，要母亲赶紧将她所熟知的材料寄给他。1831年5月，他通过朋友结识了普希金，不久，《狄康卡近郊夜话》第一部出版，次年《夜话》第二部问世。

《夜话》是一组描写乌克兰民间普通人的浪漫青春的故事，其中最为优美的是《索罗奇集市》、《五月之夜》、《圣诞节前夜》等，它们都是描写青年相恋，机灵勇敢，战胜邪恶，获得幸福。《可怕的复仇》描写忠勇的哥萨克，即使在死后，他的游魂仍在寻找叛徒复仇。由于《夜话》大都是民间故事，所以充满了这种体裁所特有的浪漫气息，色彩浓郁、热烈，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成为浪漫青春的颂歌。其中乌克兰的景物描写令人陶醉。《夜话》收有一篇名为《伊万·费多罗维奇·什蓬卡和他的姨妈》的小说，它与前面的几篇在风格上迥然相异。如果说前面的几篇是民间传说，现实与幻想交织一起，则这篇小说却是十足地面对现实的了，这是一幅农村地主日常生活的素描。什蓬卡“好学勤奋”、“品行端正”，经过学校、军营的“训练”，他成了一个毫无生活能力的人。三十八岁了，姨妈给他谈亲，他竟不知所措，想起结婚，觉得此事实实在在不可思议。他的姨妈则是气壮如牛的女强人，精明强悍，生财有道。两相对照，十分滑稽。这篇小说的写实风格，显示出了果戈理往后创作的主调。

① 全集，第10卷，147—148页。





果戈理因《夜话》一举成名而跻身文坛，除了认识了普希金，还结识了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德米特里耶夫、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等人，声誉日隆。这时他的生活大为改善，在书信中一反过去那种唉声叹气的调子，出现了吹嘘自己、似乎与官场名流久有交往的那种不无得意的声调。不久，又与历史学家、作家波戈津相识，通过波戈津又结交了阿克萨科夫兄弟、历史小说家扎果斯金、名演员谢普金等人，这些人后来与果戈理终身保持了友谊。从1831年开始，果戈理在一所女子中学任历史课教师。1834年经普希金与茹科夫斯基的张罗，居然成了圣彼得堡大学讲授中世纪史的副教授。不久，他又活动去当基辅大学的历史教授，未果而终。在这几年中，他回故乡两次，又熟悉了农村生活。此时，果戈理的创作正在发生变化，所以思想上十分苦恼。他写道：“1833年对我来说是多么可怕！老天爷，它充满了多少危机！在那些具有破坏力的变革之后，我不会有有一个良好转机呢？我动手写了多少篇，也烧毁了多少篇！你能了解一个不满于自己的人所怀有的那种痛苦的感情吗？”^①1834年情况大为改善，写作十分顺利。1835年春，果戈理的《小品文集》与《米尔戈罗德》几乎同时出版。这《米尔戈罗德》中有篇风格独特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利巴》。说它风格独特，主要是指这是一篇充满浪漫激情的英雄史诗性小说，与另外几篇小说完全音调不同。它描写十七世纪乌克兰人民英勇反抗波兰人入侵的事迹，人物虽系虚构，但由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结合，写得十分感人。哥萨克热爱自由，天性豪放，好寻欢作乐，近于放荡不羁。他们与敌人抗争，忠勇无

① 全集，第10卷，2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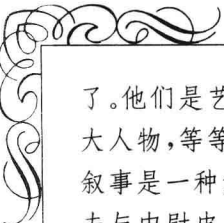




比。塔拉斯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伙伴精神更神圣的了！父亲爱自己的孩子，母亲爱自己的孩子，孩子爱自己父亲和母亲。兄弟们，野兽也爱自己的孩子，我们的伙伴精神却不同于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够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血统上亲人般地联系在一起。”当他的二儿子为美色所诱，降了敌人，他震怒异常，在战斗中设法把二儿子诱到自己身旁，喝令他下马，对他说：“站住，不许动，我养了你，我也要打死你！”他果然亲自惩戒了自己的叛徒儿子。最后他在战斗中被抓住，钉在树上活活烧死，在熊熊火光中，还大声叫喊，给撤退中的伙伴以指点。作者怀着高昂的激情说道：“世界上难道能够找到这么一种烈火、痛苦和力量，能够使俄罗斯的力量折服吗？”与这篇小说适成对照的是《旧式地主》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前者描写了乌克兰农村一对地主夫妇在安安静静、甜情蜜意、吃吃喝喝中度过一生的故事，单调、无聊、灰色，主旨则是对庸俗的揭示。后一篇写的是被誉为米尔戈罗德的“光荣”、一对亲如兄弟的好友，一次因一句带有嘲弄性的话而翻脸，继之大动干戈，相互辱骂，最后告到法院，多方调解无效，官司一直打了十多年，仍未了结。小说揭示了地主生活的空虚、愚蠢，精神的卑琐无聊，主旨仍是暴露庸俗。

《小品文集》中收有《涅瓦大街》、《鼻子》、《肖像》、《狂人日记》及一些论文，这些小说和后来写的《外套》，组成了著名的彼得堡故事。《马车》一篇与《米尔戈罗德》相呼应，仍然写了农村地主生活琐事，显示了果戈理善于以空虚、无所事事的琐碎笑谈，构成喜剧的能力。其它多篇则转变了生活的视角，故事进入了京都大街、穷舍陋巷、官僚衙门。题材的转换，使人物变





了。他们是艺术家、各类军官、妓女、小铺老板、穷酸的小官员、大人物，等等。《涅瓦大街》是一幅描绘彼得堡的风情画，它的叙事是一种复式结构。两个并无多少关联的艺术家皮斯卡廖夫与中尉皮罗果夫，在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大街开始颤动的时刻，都在大街上猎取美色。画家发现一个美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美的理想，于是尾随而去，结果发现是个妓女。画家想挽救美，让她自食其力，改邪从良，结果反被耻笑。他感到挽救无望，在美的理想的破灭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那个中尉，却把德国工匠的老婆错当成妓女，上门调戏，被女人丈夫打了一顿。他发誓要报仇，但在小店里吃了几块点心，看了一回马路小报，把受辱一事忘个干净，想着赶明儿从新再来。真的，这大街可是彼得堡的缩影，“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和表面看到的样子不同！”《肖像》的前半部，讲的是在金钱的引诱下，艺术堕落的故事，今天读来仍动人心魄。至于在另几篇小说如《外套》中，读者可以听到穷小官吏的心的哀号，被要人、官僚剥夺了最后一线生活希望而走上死亡。这小官吏死后变为厉鬼，在寒冷的夜里，专剥要人们的大衣，进行报复，自然，这不过是作者的一种艺术手法罢了，我在后面还要谈到。这社会一面是小人物的孤苦无依，含恨死亡，一面则是追名逐利、升官发财的钻营家的乐园。《鼻子》使用幻觉、荒诞的手法，使少校柯瓦廖夫在希图升迁、到处钻营、梦幻破灭中，演出了一出喜剧，其厚颜无耻的生存适应性，与小人物生存的艰难辛酸，恰成鲜明的对照。

1833年，果戈理对戏剧创作发生了兴趣。他的剧作的初衷是讽刺与嘲笑，但由于初作触及敏感问题，所以不久就搁了笔。1835年10月，他请求普希金给他一个喜剧情节：“请给我





一个随便什么样的情节吧，不管是好笑的还是不好笑的，但要纯粹的俄罗斯式的奇闻。为写喜剧我的手都感到颤动起来了。如果不写的话，那真会虚度了光阴，而且还难以预料，我将如何来应付我的处境。……给我一个情节吧，我可以立即写出一个五幕剧来，我发誓，它将会使人笑痛肚皮的。”^①普希金接信后，真的给他讲了个自己在外省曾被一些官员当成钦差大臣的故事。这个荒诞的故事，大大激发了果戈理的创作热情。同年12月6日，果戈理在给波戈津的信里说到，他已写好《钦差大臣》，“笑吧，现在让我们尽情地笑吧。喜剧万岁！我终于决心要把一个喜剧搬上舞台了……”^②。果戈理认为，时下风行的所谓“喜剧”，不过是些逗人笑乐、故弄玄虚的闹剧，不过是些“摇铃鼓”，供人一笑而已，它们并非真正的艺术。他把喜剧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他说：“如果喜剧应当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图画和镜子，则它应当全面地、正确地反映生活。”^③他认为喜剧是一种事业，喜剧要求的是讽刺与嘲笑，嘲笑社会的丑恶。在他后来写的《作者自白》中，他说：“我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其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一切丑恶，集成一堆……来集中地嘲笑它一次。”^④

《钦差大臣》中出现的官僚，一个个无不都是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狡猾奸诈、专横残暴之辈，然而他们竟然会栽在一个彼得堡来的、落魄于旅途的纨绔子弟手里，也真是奇闻了。一方身无分文，欠了旅店房费，被停了伙食，在耍赖取闹，同时又

① 全集，第10卷，1940年，375页。

② 同上，379页。

③ 全集，第5卷，1949年，160页。

④ 全集，第8卷，1952年，440页。





怕警方将自己扣押起来，不得脱身，在虚张声势中又露出怯懦来。一方平日作恶多端、草菅人命、贪污受贿、横行乡里，听说钦差大臣要来，难免作贼心虚，见到赫列斯塔柯夫一副京派青年打扮，出言不逊、有恃无恐的气派，便觉得这个京城来的无赖小子，很像钦差大臣的样子，在他面前显出了自己的诚惶诚恐。一个撒泼耍赖，一个多方巴结，各自心怀鬼胎，疑惧参半，不同心思的、相互恐惧的心理，便形成了尖锐的喜剧冲突，推演出了一场十分滑稽、讽刺辛辣的出色喜剧。赫列斯塔柯夫被当作贵客接到市长官邸，受到殷勤招待。于是这个在彼得堡被称作最空虚的渺小人物，凭其游戏人生的本能，漫无边际的胡吹，竟使官僚们一个个肃然起敬，而对他的真情实话，却当成了大人物的风趣、诙谐了。赫列斯塔柯夫心满意足地玩了两天，吹了两天，和市里官僚们打得火热，几乎成了知己；同时还逢场作戏地演了出求婚戏，使市长大喜过望，腰杆子顿时硬了起来。赫列斯塔柯夫要启程了，经济上自然有一番“求助”，在官僚们乐于自愿大力地“帮忙”之后，便扬长而去。

《钦差大臣》的公演，是通过诗人茹科夫斯基向沙皇尼古拉一世说情后才获准的。1836年4月19日，喜剧在彼得堡正式上演，剧院坐满了王公贵族，将军大臣，珠光宝气，星徽闪闪，连沙皇本人也来了；还有文化界的名流，如普希金、从不看戏的克雷洛夫、茹科夫斯基等。演员都是被挑选出来的名演员，不过他们演惯了逗笑的闹剧，所以对《钦差大臣》也这么处理了。喜剧按闹剧的路子演出，满院是开怀的畅笑，沙皇在笑，王公贵族在笑，笑得前仰后合；普希金也在大笑。果戈理却从戏院里溜了出来。他感到喜剧的演出被歪曲了。他认为没有一个人能理解这部戏。随后《钦差大臣》与那些闹剧排在一起，几



乎天天上演。但是，喜剧很快招致非议，到4月底，这种舆论几乎沸腾了起来。果戈理在一封信中写道：“剧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时的印象。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年迈德高的官员大叫大喊，说我是不知神圣为何物的人，说我竟敢如此妄加议论供职于政府的人员。警察反对我，商人反对我，文学家们也反对我。我现在明白：做一个喜剧作家意味着什么！只要你说出一点点真理，立刻就不是一个人而是各阶层都会起来反对你。”^①不少人攻击果戈理缺德，喜剧不写高尚人物，没有一个正派人物。别林斯基当时在《杂谈报》上著文说：“奇怪，为什么谁也没有注意到人们要求而在剧中没有找到的那个高尚的人物呢？这个人物在剧中有，那就是净化灵魂的笑。”^②后来果戈理写道：“我深为遗憾，谁也没有在我剧作中发现一位正派人物。是的，有一位正派人物、高尚的人物，他贯穿于全剧。这正派的、高尚的人物就是笑。”他又说：“这种笑，较之常人*所想的要意味深长得多、深刻得多；这种笑并不是由于某种刺激所引起的笑，也非人们寻欢作乐的笑，而是来自人的清澈本性的笑，它使对象深化，并能抓住那种易于溜掉的东西，使之清晰地凸现出来。”^③笑不是从轻浮俏皮、插科打诨的表现中获得，而是通过对丑恶的嘲弄，有如电流一击，在突然照亮了的清醒的智慧中自然迸发，这是一种感动的笑。不过要用这种笑的品格来启蒙上流社会观众，这岂非对牛弹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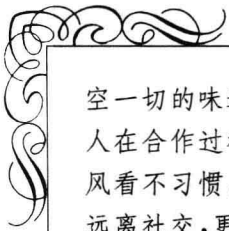
不久之后，普希金约他同办杂志。但两人对一些文学现象的认识不尽一致。果戈理对不少作家的评论，似乎表现出了目

① 全集，第11卷，1952年，38页。

② 见《果戈理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229页。

③ 全集，第5卷，1949年，169页。





空一切的味道，而且态度固执，对此，普希金颇有微辞，所以两人在合作过程中并不愉快。而果戈理对普希金的生活方式、作风看不习惯，说他尽在舞会上打发时间，而自己则一心创作，远离社交，更不会接近女性。1836年6月初，果戈理竟是不辞而别，乘船出国去了。直到6月底在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谈起，他这次出国，要在国外待上几年；表示十分难过，未及与朋友们道别。在谈及普希金时，他说：“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与普希金告别，也不能同他告别，不过，这是他的不是。”^①这和30年代初对诗人的崇拜相比，调子变了不少。1837年1月下旬，普希金在决斗中身受重伤，两日后死去。消息传到果戈理那里，令他十分悲痛。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悲伤。我的生命，我的崇高的欢乐，同他一起逝去了。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创作的时刻，当我创作的时候，我总觉得普希金在我眼前。对于一切流言蜚语，我都毫不在乎，我唾弃那些打着公众旗号的愚蠢的人们。我珍贵的是他的那些永恒的和不容置疑的话。没有他的忠告，我什么也不会干，也写不出什么来。如果我写出了好作品，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他。就是我现在的劳作，也是他的创作。他接受了我的誓言，即我要写下去，要是他的形象不在我的眼前出现，我是一行也写不下去的。我常常用这种思想来安慰自己：他将会如何满意。我常猜想他会喜欢哪些章节，这对于我来说是最高的和头等的奖赏了。”^②看来诗人的逝世对他打击很大，他似乎承认了不久前的失误。

果戈理在创作什么呢？什么曾是普希金的期待呢？《死魂

① 全集，第11卷，1952年，50页。

② 全集，第11卷，1952年，91页。

